

名家散文

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

Mingjia Sanwen
Zixuanji

自选集

风生水岸

徐风 / 著

华语文学
100全集
回望与梳理

收录 徐风散文
《醉里佳肴相媚好》《唇齿的欢颜》《化蝶千年》
《魂兮何归》《被岁月稀释的传奇》《仕与途》
《有一种气场叫信仰》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等
重要篇章。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

风生水岸

徐
风
／
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生水岸 / 徐风著. —北京：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
2017. 9

(名家散文自选集)

ISBN 978-7-5139-1715-5

I . ①风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5856 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17

风生水岸

FENGSHENG SHUIAN

出版人 许久文
总策划 李继勇
责任编辑 刘芳
封面设计 宋双成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
邮 编 100142
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开 本 787mm × 960mm 1/16
印 张 23 印张
字 数 216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139-1715-5
定 价 39.80 元

注：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散文即气场

关于散文，我一直赞成一个观点，文字即气场。

有时我们捧起一部散文，名头很大，但读得累，费劲，我们只能放下。就像陪一个高人爬山，他脚下生风，腾云驾雾，很快就把我们甩下了。我们怀疑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，但换了一部书读，并没有那么轰响的名头，读下去，渐渐地缓过来了，读得神清气爽，心志安逸。以至出差的时候，我们会专门带上它，已经读过多少遍是没有关系的，小小的一本，安静地卧在行囊里，随意地放在旅店的枕边，有一种贴心的抚慰。

一直相信，只要是气场相融的书，便会把我们带入一种清朗语境。那种语境有我们前世的影子，假如人生真的没有前世，那也是我们灵魂的一个形影不离的倒影。我们从那个倒影里来，又到那个倒影里去，水岸风起、杂花生树；鸟啭虫鸣、潮涨日落，都可以在那个倒影里生出能量，由心传手，化作文字。

于是，散文便成为一种考量。心智，气质，性情，嗜好，乃至健康状况，生活质量，等等。都从我们的身体出发，写一篇散文，等于交一张考卷，气息是清朗还是浑浊的，腔调是风雅还是庸俗的，思想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，审美是阳刚还是阴柔的，

格局是开张还是狭窄的，乾坤朗朗、无遮无盖，都摆出来了。有时，我们感到无奈，纵然有夸父逐日的雄心，却只有一支蜡烛的光亮，或者，只有一棵小草的翠绿，却想承包春天的斑斓。最终，我们会局部地放弃，但绝对不会在底线上撤退。那就是用最真的心来讲最真的话，用最朴素的文字传递最真切的情感。纵然散文有一千条路可以通向罗马，而我们却不幸地走的一条羊肠小道上，还时常迷路，但我们无论如何还得守住一个字：真。

相信那个真，会把我们带到彼岸。而活得真，爱得真，才能写得真。所以，与其追求散文的境界，还不如修养好自己的内心，从血管里流出的总归是血，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总归是水。写来写去，我们终将逃不脱那个灵魂的倒影。

平生笨拙，但绝不想成为一个蹩脚的魔术师，玩弄文字；或者一个徒劳的搬运工，堆砌词藻。因为知道，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洞见，无论附着多少花哨的观念和叙事的技巧，仍然难掩其贫乏和苍白。

这就是我的散文观。

风生水岸

目录

一瞬与千年 / 1
醉里佳肴相媚好 / 8
古城安静的目光 / 27
三种心 / 32
庭院深深深几许 / 37
灵山记 / 48
唇齿的欢颜 / 55
饕餮（外一篇） / 64
有一种气场叫信仰 / 70
一个作家的永生 / 77
想要的生活 / 81
地 气 / 86
园魂何处 云水当年 / 92
化蝶千年 / 97
夕阳阁老 / 101
生命书 / 107
仕与途 / 112
春风沉醉的夜晚 / 120
南洋的脚印 / 129

- 碧微苍苍 / 135
此恨绵绵 / 141
梦里南翔 / 147
被岁月稀释的传奇 / 158
边城往事 / 165
乡村医院的一夜 / 193
第N个清明 / 201
陶都气场 / 210
供春：鼻祖是这样开山的 / 238
时大彬：天降大任 / 244
徐友泉：大匠天真 / 250
李仲芳：茗壶佳人 / 253
陈鸣远：一壶风月 / 257
惠孟臣：平静如水 / 264
邵大亨：铁骨与柔肠 / 268
陈曼生：凝望那个背影 / 273
杨彭年：造化 / 279
杨凤年：风卷葵 / 285
金士恒：在那波涛尽头处 / 291
任淦庭：道器合璧 / 306
裴石民：风雅颂 / 312
吴云根：云深何处 / 318
王寅春：仁者归来 / 322
朱可心：报春 / 327
顾景舟：高山仰止 / 333
蒋蓉：静水深流 / 350

一瞬与千年

— 瞬

汝州。瓷器。相信那只是一个偶然的早晨。一个偶然而神秘的时刻。一座窑门被缓缓打开时的感觉，还是厚重而庄严的；按理它需要一点仪式感，有雨过天晴的亮色，有窑工开窑时的吆喝，有香火缭绕的烟气，有众人祈祷的余音。但是，它们统统被隔离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藩篱之外了。窑，变成了一只巨大而密封的铁匣子，显然它不够古老，还缺少一种与古老同步的蹒跚，甚至，我们会怀念碎砾垒叠的废墟，在这一刻，它们像语境一样非常重要。年轮，积淀，沧桑。然而没有，统统没有。一个汝瓷的方阵，就这样不经彩排，就突兀而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，显然它们还处在蒙昧状态，昏睡了千年欲醒未醒。太漫长的苦旅，想必太难为它们了，想象它们跋涉的步履，一定是踉跄的；颜面上的尘垢，都是风尘的证明；现在它们缓缓而行，仿佛都在试图借

此释放各自最后的内功。它们来到人间的方式如此平淡，所有的处子之心在忐忑，所有的面容虽然亮丽，却无表情。或许，它们在等待开蒙。时光正借助一种轨道；让它们正向我们平缓而来。通体的热浪奔涌，阻止了时间的流速，凝固的空气突然变得活跃，我们开始听到一种呼吸，开始是小心翼翼的，继而变得深沉绵长，宣示着生命诞生的跃跃欲试。空气在静默中流动、翻滚，仿佛一位巫师，一手毒药，一手解药，显然它能听懂众多汝瓷器皿发出的话语，而我们却听不懂它们的表述，其实它们没有一刻停止过自己的发言，想必那是对获得生命的感恩般的唱诗。于是瞬间巫师又变成一个母亲，一面以庄重的表情约束她的孩子，一面在悄悄准备给孩子们的礼物。

初降人世的瓷器们在交头接耳。起先像是呓语，如同春雨与泥土的交融；身体之间仿佛在相互触摸、拥吻。继而，它们发出撞击，也是轻轻的；其实它们还保持着出窑时的距离。而声音的清脆，如同薄如蝉翼的金属之间的亲昵。几乎不易被察觉的裂纹开始隐现，开裂，开裂，向死而生的开裂。一般的陶器开裂了，就死了，唯独它们，开裂才是生。优雅地开裂着，一出生就如此风流，何止是风流，简直是仙魔；这是瓷器被启蒙后呈现的圣洁的容颜，这是它们来到人世后发出的会心的赞叹，这一刻让我们感受到五行（水、火、木、土、金）的运行，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巨大魅力。我们向空气致敬，她一直是一位伟大的雕塑师，但此

刻她变成了隐身的女王，让所有的瓷器匍匐在她的裙下，成为时间的注脚。

一瞬。我们赞叹在恒定的一瞬间所见到的奇迹。人们把它称为“开片”。鱼鳞状，莹泽滋润。它的原理在于错误的交替反而变成真理。冰裂了，童话才被打开。我们在这交替叠加的裂纹中见到一条时间长河，因为水的流动，千万年前的一抔泥土才能来到我们面前，才能被我们打量和触摸。在它们眼里，我们一定是天外来客，是我们激活了它们的灵魂，让它们脱胎换骨、然后与财富捆绑，然后跻身贵族。而最初的一刻它们反复说它们并不受用。可是人们由不得它们，忙着给它们赋予各种意义，说它们象征一种风尚、学说、文化；甚至代表一个民族的审美。它们则可怜地表示，我们扛不动，我们只是大地深处的一抔土块，是你们让我们无端端脱离了山峦、土地、河流、云霞。是你们惯有的一种叫做占用欲的东西，让我们在江山易帜的流转中不断更换主人。

然后是风流云散。也是在一瞬之间。去皇宫的极品们的路途，和去寻常巷陌的次品们的征程一样艰辛曲折。前者变成了幽深神秘、富丽奢华的皇宫里的摆设，每天接受着华丽词藻的恭维赞美；但最高贵的囚徒终是囚徒，之前所有生动的日子在某一时刻里突然死亡。自己成为自己的祭品，当是这个世界的悲哀之一。后者去了朱雀桥乌衣巷马家窑赵各庄，飞入平头百姓家。炕

头田头，与乐子在一起偷乐，与市井在一起苟生。通体印满欢颜与手泽，于昼夜不息的喧哗中讲述生命寓言，并且成为百姓们祭天拜地的依托。

或许，这就是汝瓷的前世今生。

第一个见证裂纹交错叠加、听到天籁般美妙的金属碰撞声的古人是谁？他当时是怎样的表情？失语，集聚，然后狂欢，然后被烈酒灌倒，以最幸福最狂妄的姿态躺倒在地；满世界都在欢呼雀跃？文字或许并没有记载当时的场景。但是，想象的翅膀会带领我们飞翔到南宋汝州之一隅，窑，喷吐的浓烟，带着安谧；银白色的汝河，闪烁着处女般羞涩的笑靥，火把像森林一样茂密，像潮水一样蔓延。村庄，丘陵，道路，河流，都被照亮；直到天露曙色，狂欢的人们才像冷却的汝瓷一样安静入睡。

千 年

那是一种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器。

很久以来人们确信，博大的土地深处暗藏着一套神秘的语言。出于敬畏，人们习惯用膝盖与之对话。虔诚的跪拜，一代又一代，人们自以为听懂了大地的脉动，理解了它变幻多端的表情。这样的对话关系，因了人们耕种时撒下的汗水，因了收获时累积的喜悦，变得稠密而持久。而瓷器的诞生，让人们坚信，它

们就是供奉土地给出的奇特果实。岁月昏暗漫长，人们活下去的内心，需要精神的参照与抚慰。比如，人们祈盼青天的眷顾，祈盼青天一样的巨人来匡救社稷、主持公道；于是，瓷器的色泽就会与青天相接；让人相信，青天总是无处不在的；连年的战争让太多的正常人心理分裂，烦躁不安；安静地生活，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奢侈。瓷器的简朴、宁静、其实就是人们内心的渴求。打开南宋的册页，简与雅、静与穆，洗练与清逸，渐渐成为一种社会心理。计白当黑、澹泊清新、崇尚自然，最终成为一种审美的衡器。如果说，唐代的工匠，曾以质地粗糙但却色泽鲜艳的低温彩釉，来表现其粗犷豪放的时代风尚，那么，宋代的艺人，则以质地细腻而色泽淡雅的高温瓷器，来抒发那飘逸委婉的品位趣味。

“合于天造，厌于人意”，正是当时社会的审美主流。青如天，那是什么样的境界；面如玉，那是什么样的质地；蝉翼纹，那是何等绝伦的工艺；晨星稀，那是何等诗意的朦胧之美、含蓄之美。素来提倡清净无为的道家诸君，也跑来分一杯羹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瓷器有灵，大势若静；天工自然，大态若凝。

见到一只汝瓷绝品“玉壶春瓶”。长颈、削肩、鼓腹，束素芊芊，明眸微动。于是想象，南宋的美人长什么样子？绝不是艳丽、丰腴，也不是绰约、窈窕。《红楼梦》里贾府的王夫人，案头长供之物，乃是一尊汝瓷美人觚。汝瓷的简约雅致，与同时代

的苏、黄、米、蔡的尚意书法，何其相似乃尔。

美器与美女一样，总是要给皇上进贡的。宫殿的占有，是一种强势的保护。江山易手并不能改变它们的命运。于是南宋最好的窑场，一律姓官。而五大名窑，汝窑排在了首席。其取胜的法则，只有一个字：淡。

竟然是淡。

淡，就是绚烂至极的回归，淡，就是崇尚自然的象征；淡，就是质本洁来还洁去，淡，就是清幽疏放雪生烟。

秘籍？也是一个字：釉。

天青、粉青、豆青、天蓝、豆绿、葱绿、月白……艺人与天地交会，得一念，结下圣果。秘不可宣，是当然的，你永远见不到写在纸上的那张秘方，因为，与天地的交融，都是无数次虔诚用心，任何一张秘方都不须书写，每一个字符全都镌刻在心灵之上。古人说探山识璞、入川觅珠；青衫白头、点点心来。大抵印证了这个道理。

在汝州，一个老艺人说，釉，配方，都是跟心结在一起的；心在命在，命在釉在；而配方，最后并不能只能传给肉身的延续，而是要留给灵魂的传人。衍命首义、生生不息。艺人们与其用泪水来诠释自己的宿命，还不如将命相的真谛交给续火前行的传薪者。

是汝河在见证这一切。始于唐，盛于宋，衰于元，绝于明，

复活于今。汝瓷生命的抛物线，一千年交织在汝河上空，变成素朴的霓虹。无疑，她是冰肌玉骨的真正出处。大多数的时候，她和汝瓷一样安静。两岸流云，莫如水韵；幻化慧根，哺育子民。悠扬的曲剧，负载一方生灵的欢愉，也从汝水升起，与柳絮槐花一齐飘飞。

清亮的底色，莫如汝瓷的根魂。很久以来，我们企盼通过瓷器，来读懂永恒，哪怕是只言片语；而它们千万年的沉默，便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。

醉里佳肴相媚好

假如我们今天随意打开一本菜谱，大概绝少会出现“野鸡羹”这样一道菜。

如若我告诉你，这是远古时代，一个名叫钱铿的江苏人，为帝尧烹制的一道美食，并且因为这道鲜美无比的汤羹征服了帝尧，随即被封地赏官，成为大彭国的侯爵，想必你会感叹无比。

那大彭国，亦即今天的徐州。此公得官，厨师肯定不做了，改名彭铿，又名彭祖。徐州也易名彭城。中国美食史上，第一个以典籍留名的厨师，第一个以厨师姓氏命名的城市，都在这里诞生。屈原在《天问》中写道：“彭铿斟雉，帝何享？受寿永多，夫何久长？”以屈大夫的意思，似乎彭祖的长寿与向尧帝常献“雉羹”有关。尧帝喜欢这一口，“雉羹”便成了国宴上的“五羹”之首。

据说，彭铿深谙养性之方，活了270岁不算，耄耋之年还很显年轻，看上去只有五六十岁。江苏人看完这个故事，心情蛮好。吃在江苏，根基太深。翻翻历史，夏禹时代，就有“淮夷贡

鱼”，淮白鱼直至明清，均系贡品。“菜美之者，具区之菁”，商汤时期的太湖佳蔬韭菜花，已登大雅之堂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吴人即善制炙鱼、蒸鱼和鱼片。故事的流传，不排除口口相传的演绎。说那彭祖的儿子夕丁一日捕得一条大鱼，拿回家让母亲烹制。其母当时正在炖羊肉，便将锅中羊肉剖开，把鱼放了进去。彭祖回家吃羊肉，觉得异常鲜美，这还是羊肉吗？太太告诉他缘由，他大乐开怀，觉得生活一下子又美好了许多。

自此，鱼和羊走到了一起，再不分开；故事千古流传，是为“鲜”字之本。

之后就有了一道菜，叫羊方藏鱼。这样的绝配，让鱼没有了腥味，羊没有了膻味。清代康熙年间有个状元李蟠，吃过此菜，大快朵颐的鲜味让他脱了不少眉毛，即兴题了一联：一簋鱼羊鲜饌解解老饕之馋，调理大羊美羹试试厨师之技。后人说这副对联撰得不怎么样，李蟠道，没有吃过羊方藏鱼，汝等何能理会拙联的妙处呢？

苏菜，是天下人对江苏菜的简称。其间包含了淮扬菜、金陵菜、徐海菜和苏锡菜。特点是清鲜淡雅。调和五味，于鼎鼐之间；说的是最终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，这是中国“和合文化”的特征体现；而苏菜的根基，首先要合乎时序，夏冬清淡，冬春浓郁。而就地取材、顺应天时，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哲

学思想。淮扬菜的名声远播，大约与早年扬州的“满汉全席”和“红楼宴”有关。当时，说到中国最顶级的宴席，人们的目光便投向了扬州。说来说去，还是盐商有钱。据载，清朝初年满族人刚刚入关时，官员的饮食大抵分为满席与汉席。《扬州画舫录》所记载的“满汉席”，究竟是一席还是多席？至今存在争议。反正最后满人和汉人还是坐到了一起。吃，变成了一种政治，那就是满汉一家。清代扬州城里的上买卖街，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，以备六司百官同时进餐。满汉全席首先吃的是场面，其宴席之大，菜肴之多，食物之精美，用餐时间之长，足以让外国人目瞪口呆。一座城市的上空，终日弥漫着美味佳肴的香气。那是什么概念？长长的餐桌上，每一道菜，都散发着满族先民和汉族人的生活气息、秉性喜好、出处来路。至于饮食习俗和技艺，已经退到了后面。满族先民以游牧狩猎为生，清煮和烧烤，就是他们喜欢的饮食习惯；而汉族的饮食，颇多烩、炸技法。由此，满汉全席反映了两个民族的文化历史。想当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时，清宫御厨除了来自沈阳的满族厨师，还有从明宫中留用的汉人厨师。清初，由于清皇室的民族偏见，满菜在饮食筵席中并无一席之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汉人厨师以汉菜烹制技艺做出的满菜，比之老菜谱上那些传统菜，要好吃得多，口舌满意，心也就舒坦了。皇室很高兴；汉菜逐渐在清宫中站住脚跟，特别是乾隆帝巡游江南以后，相继引进中原、江南厨师，更加稳固了汉菜在清宫